

御清卷八
十九

過追敘王業所用起如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耳非謂其圖度天命也

大王遂欲傳位至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

蠻

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
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於是天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三是為文

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矣

坐寔本文
天下二字

乃棄不取

貼三

而又泯其迹焉

貼無

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總音

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夷齊所執者君臣之義泰伯所執者亦君臣
之義故其心則同然夷齊於武王有犯無隱

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於太王則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左

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形

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夫子意曰周之興因為世德作求矣然作述未興荒康伊始有

泰伯不從是以不祀

言超然局外而無事者非泰伯乎我觀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

以復加也已何也太王之時商侵衰而周日熾以泰伯之德使其得百里而君之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是天下固泰伯之天下也乃以操券必得之天下解使去已推而讓之於商而

又托采藥而逃並讓天下之迹泯於無形當時之民竟無得而稱焉雖作邦作對詩人有泰

伯王季之稱而到今之民竟若不知有泰伯者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吁伯之讓自我發

之泰伯之心亦至德從處多能權上誦有扶綱常植名教意方與下文關切下兩句總
或以此傷矣但是至德之實讓是美德曰天下則其讓大曰三讓則其讓誠三讓不必

泥定三次讓註云固遜指遠去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復君國便是或疑泰伯是讓國如
何以天下讓蓋以時勢論之商必亡周必興以德論之伯無所憑藉猶足以興吳豈襲周之
盛不足以致王故斷之以天下讓也認得天下二字的確才曉泰伯三讓心事未句須看
無得二字泰伯自不令人稱也有托而逃不露一毫形迹非特人不知其是讓并大王亦不
知其是讓也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多少委曲深心善存父子處闡註泰伯之讓固在
之荆蠻而不欲君國然又非我去而聽吾父吾弟自爲之也其去也用以潛孚乎父而挽其
翦商之志亦以默喻夫弟而繼其輔商之志并隱示文王而終其忠商之節及伯去而王季
因心則友文王以服事殷至商受暴虐然後武王不得已而伐之此伯之所不及料矣勸
學錄本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從其後之詞耳後人因集註翦商二句遂主以天下讓商因欲
傳位歷歷三句或又主以天下讓周天文王生于祖甲之二十八祀歷歲辛庚丁武乙太丁
帝乙凡五君而後至紂在太伯當日安知後來不有復興商業如武丁其人指而云商必失
天下我以天下讓商哉又安知太史之爭商辛之暴及諸侯之會而云周必有天下我以天
下讓周哉紛紛聚訟兩無是處按此說亦有理

恭而章全旨

此欲以禮成德意註兼過不及說只重過一邊四者皆太過之弊題鏡依下章
張子註當以禮字貫無禮不足以維身有禮則可以化俗勞慈之累在已亂紱

之害及人必有禮而後人已均受其益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絲里反）絞古卯反

絞急切也

（絞如繩雨頭絞得緊）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便失之過）

子曰禮者所以範

如接人以恭若無禮則為卑躬為折節儀節繁多而不免於勞矣處事以慎若無禮則無憊停為觀望望之畏縮而不免於怠矣果敢而勇若無禮則一朝之忿一時之快逞其血氣而必至於亂矣怯弱以直若無禮則不問親疎不分緩急畧無斟酌而必至於絞矣是恭慎近于沉溺而不能剛克直勇近于高自禮即理也只看合當恁地便恁地即為禮恭以接人明而不能柔克皆不學禮之過也言慎以處事言勇以果敢言直以發言言任事過為拘苦便覺其勞若病子夏畦則詔也算不得恭慎是畏首畏尾當做不敢做亂是任事過銳有父兄在亦不稟命而行絞是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若有意發人陰私則訐也原算不得直

（註弊字指當下作病字看非至流弊而後如此也）

君子章全旨

（此見在上者當躬行仁厚之道以化民依吳氏另作一章看然亦不必硬做曾子語）

○君薨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遺則民不偷（君）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子張）

目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夏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

近民之興起有所待謂其可以仁必不可以偷者非也民之良心不終息謂其可以偷必是意不可以仁者亦非也顧上之躬行何如耳誠能率其天性之固然而於親則篤之於故舊則不遺之是仁厚長者之行自朝廷以及閭閻而展親錄故之條先吾身而後天下彼民相感以性亦各親其親而興仁矣各恤其各親兼一本九族言故舊兼先世與本身言 宋友城而不偷矣故化導之基端在君子 傳慎三篤字要看分外加厚一番親自其篤而望我者深間之者察其勢又難篤也不遺字要看格外施恩一番故自宜不遺然恃我者素親進相形其勢又易遺也 篤與不遺又各有等級陳大上一體之所分九族之所合或與之體其意焉或與之慮其全焉九重之上降家人之愛棠棣之意謂如也微時之所共先世之所動或爲之錄其功焉或爲之掩其過焉十世之看敦布衣之歡帶礪之恩殷如也 篤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仁厚皆民心所自有而其機全在上始兩則字有轉移不覺意 陶石簪其始也仁不遺親人惟求舊所以端軌率先者一惟忠厚之道而不欲以刻薄示萬方其既也上率親斯下興化上崇舊斯下革心所以象指歸極者人有長者之行而不欲以澆薄傷盛治 題鏡與仁則殘忍之民未嘗不愛其類不偷則刻薄之俗未嘗不自營其先無他動之以天性之良故也

有疾章全

此以全歸之學訓門人啟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原所以保身之由小子一呼望門人亦如此保身也

○尊有疾召門弟子自啟足暨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矧薄於今覆焉知

免夫小子

扶

三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見孝經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

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墮履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

而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羣

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整夏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焉矣矣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曾子一生守身為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一生守身為

弟子曰爾其敬矣。視予足啟矣。視予手夫子之所以無毀傷者以吾有以保之也。吾平日保

身誠有如詩之所云戰戰兢兢臨淵恐墮履恐陷首而今而後始得免於毀傷矣。否則一

息尚存猶未敢言予足也。全身言引詩只是一恐字如臨如履總是惟恐毀傷也。今而後知

時也。小子志之。免正見則此求免之難。朱頃三小子一呼承上三層見我有手足爾亦

有手足也。我嘗戒懼爾亦當戒懼也。且予曰短小子曰長也。蓋將全受全歸之責付之小子

矣。自夫子一呼而夫子之心傳于曾子小子一呼曾子又欲門人之各傳其心也。

論語章句

此見居尊者當勞

其大體重末節

曾子有疾。斂子問之。曾子曰：「斂子，魯大夫仲孫氏之孫也。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子曰：「鳥將死，故鳴；人窮反本，故言。」

言善。上兩句引此曾子之謙辭，欲斂子知其言善而識之也。此言志記也。曾子因孟節意重此句。斂子問疾

欲有以救其失，先自發言曰：「鳥將死，尚有哀鳴，況人之言乎？」曾子曰：「吾言字是，自己既然說起，將死而良心發現，其言有不善乎？今我之言，子其識之。」

動於欲耳。至將死時，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月謙云：「爾將死之頃，聞者慨然則將死之言，聞者不可漫然要見提撕之意，勿作悲感語。」

君子居則見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善之事，則

有司存。逐近並曾子曰：「曾子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慢，厲也。慢放肆也。信是也。正顏色而近信，則

非色莊也。顏色以見鮮言：「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遷，竹豆、木豆、栗、棗、栗、

脩脯、糗餌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

以出乎已者言

為政之本

以加諸民者言

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存養是實

微動靜始終工夫省察就當下言而不可句絕說造

次顛沛并連動正出時都在內非單指平日勿誤看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圖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助近信

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

中則見於外曾子益以脩已為為政之道子大夫身居人上固嚴然君子也出身加民則有

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道焉而要其所貴有三三者何容貌者民所則效

如君子一動容親其遠乎暴慢矣顏色者民所瞻仰也君子一正顏色近於信矣辭氣者

民所承聽君子一出辭氣斯遠乎鄙倍矣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惟此若籩豆之事雖道所不

廢自有司此事者守之豈君子道提出君子便是身處有司之上道是居上臨下之道該本

之所貴乎子大夫尚敏聽吾言道本言道不止有三而此三者乃為君子之所貴已概却籩

豆之事了所貴乎三字是着力字容字虛貌字是以身言暴是不細膩慢是不敬愼暴首

剛之過慢皆柔之過俱原因是暴稍不溫并亦是暴促身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顏字

寔色字虛以面言正只是整頓的意思近信內外一致溫焉而非假此以迎人嚴然亦非假

此以道物在真寔遠暴慢是由內以達外故上句著個動字近信是由外以驗中故上句先

著個正字細玩此二句微別辭字寔氣字虛氣即在辭中情語言之聲音和韻辭如街談

著個正字細玩此二句微別辭字寔氣字虛氣即在辭中情語言之聲音和韻辭如街談

恭謹信是畔道離經有說得無其差項只是淺近粗俗雖不信而鄙亦有論得其高而寔著於理雖不鄙而信實屬難辭不澤于雅必其氣跡而浮辭不式于經必其氣逆而悍是辭有鄙氣亦有鄙辭有信氣亦有信也辭即悍于雅而以躁氣出之仍覺淺而無首辭即式于經而以悍氣出之仍覺戾而多忤是辭不鄙氣亦有鄙辭不信氣亦有信也三斯字矣字語似甚自然朱子謂作效驗似有病改作工夫說惟其未動正出之先既無不莊敬誠是涵養而臨動正出之時又不敢悠悠懈怠而再加意省察然後能各得其當而有斯遠斯近之妙如此諸則斯字矣字仍合自然語氣而工夫八面皆圓註脩身之要便是為政之本不可將脩身為政平說惟其為要為本所以可貴三段俱要迴抱首句入誦舉蔓豆凡細務俱該蔓豆亦在道中所包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故但當付之有司供其事君子於區區細務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殊非切身之計○程尹二說以效驗言乃朱子舊說今改作用功故置國外此章語類文集多主舊說雖亦可從但要從效驗中補入工夫其義乃完

以能事主

此追思顏子之學幾於無我也上四句不見我之有餘於人下一句不見入之有間於我末二句是慨歎其人而契慕之也全要得形容慨想之神

○曾子曰能間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若虛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主若虛之由不見物我之有

問犯而不校之由故能如此此句總是五句正位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釋上四句

不必得為在己失

為在人

釋下一句

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此以人已二字聯貫五句○惟理人無我下此不能也故着幾字

曾子曰義理本無窮而自足者每以

己為優人為拙物我本無間而量狹者每以己為是人為非此皆有我之見也吾嘗思之理之有知有不知則能不能分焉不能不安於不能其問於能常也即能者不域於能其問於能亦常也乃有徒旁觀之既知義理可謂能矣乃問於人之不能知之有足不足而多寡分焉寡者不甘於寡其問於多常也即多者不限於多其問於多亦常也乃有自人觀之博聞廣見可謂多矣乃問於人之寡其能如是是有也非無也惟其自視雖有若無此所以能問不能也其多如是是實也非虛也惟其自視雖寔若虛此所以多問於寡也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斯又我以禮處人而人以無禮加我是之謂犯乃絕不與校焉若不見己之有問於人安知人之有犯於己其不見物我之隔又如斯斯何人哉不可於世俗遇之亦不能於今日得之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是直有不能不能以所知言多寡即所能之多寡惟深知義善不伐有怒不遷者也而今安在哉

理之無窮惟恐一善未盡問之以求盡此無窮之義理而已非挾其能與多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此即謝註不知有餘在己意

能即有也不自知能在己故曰有若無多即寔也不自知多在己故曰寔若虛此本蒙莊承上推原一層今論佐之或云下二句宜總承不宜分貼上二句又有謂上二句重

不見人之短下二句重若字是不見己之長即不問人時而若無若虛之器量本

是如也。總見得義理之無窮而已。罕皆王此。須知各兩在。中文要分淺深多者。能之多。比能字進一步。覺者有之。寔此有字。進一步。寡為能之少。虛為有之。虛。總字字恰當。犯者。我立於無過之地。而人以無禮加我。非氣弱而不能校。非慮患而不敢校。非含忍而不欲校。見得萬物一體。如人之一身。手足爪牙之和。犯自無有校之者。與孟子三自反。亦差。引趙鶴濟校非怒也。惟于理之可否。一區分耳。校非報也。惟于情之順逆。一執度耳。謂已無納侮之隙。而非意之于不必為意。此即校也。諸彼是。微狼之徒。而無迫之加。不足與稽。此尤校也。而若人無之。虛提其事在前。已含有數義。追思意。而因以昔者吾友寔之。婉轉之神。溢於言表。雁泰嘗從事於斯。須見得曾子全慕顏子。思學其所學處。方不是空悼人琴。說統不能且即能者。可知處。逆如此。處順可知。此補亦完。

可以章全言。此贊才節兼全者之為君子才節。但兼性生學問精神全在。可不可上。君子成德之名。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上兩句所以表其才。下一句所以著其節。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攝國政。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其才比節兩其字俱屬君子。戒虛齋曰。臨大節。以事憂。託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

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朱子曰：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不可奪，乃云有守。

傳 曾子曰：人必才節兼全，而後爲成德也。有人於此，即以六尺之孤，輔佐之，可以不負先君之所託，即以百里之命，總攝之，可以不負先君之所寄，其才之過人如此，而或竊賊內起，

好雄外攘，正大節之所係也。彼臨此而所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不可以死生利害奪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斯何人也可謂君子人與？吾反覆繹之，誠哉其君子人也。合吾慨想，不置矣。

傳 有才無節，則才無所恃，有節無才，則於事無濟。故必合言之，方爲成德。記孤見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中正有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以成，意一寄命見不

但可以分理國政，可以中正有詰戾勸農，別孽釐奸，國勢賴以成，國事賴以濟。思有託孤必兼寄命者，知周公輔成王，武侯輔後主是也。有寄命不兼託孤者，知高宗體家室，季在爲

處守是也。故兩兩以分說。上二句以平時言，臨大節句以事變言，須看一臨字，變未發而

談節義，人人皆忠事已定而論成敗，人人皆智。所難者，大節之臨耳。不可奪不限定必死，是義理精明而不惑，志意堅定而不撓，不失其所寄所託之重也。註以其節貼此句，其意才

亦在內。陽維斗幸而多艱，徐定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大節自著，不主而天心已去，則臣

首可斷，臣心無貳，而大節彌光。君子兼宗廟之臣，社稷之臣，節義之士，綱常之上，總而言之曰成德，合計世有僥倖以成功，意氣以從事者，故有與字一疑，接口即將寔處覆核，見得

性命之外無此事，功學問之外無此經濟，改用也。字一決，精言設爲問答，深著其必然，與字雖是疑詞，認真死說不得。

士不章全

此貴士以體仁之學。仁是理。弘毅所以體此理也。工夫全在弘毅上。下節唱嘆重遠。正以明不可不弘毅之寔。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實是上面受得多

毅強忍也

強是當下忍是後來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

曾子曰人之自待者薄。我之所以責彼者亦輕。若既爲士則心體不可不弘。不可不毅。所以然者。以士所

任甚重。非弘何以勝其任。其道甚遠。非毅何以致其遠。既重且遠。所以貴弘而又毅也。

○

士字重讀。顧涇陽道以士而舉。便士自護。則天下更復有誰人起而荷之者。道以士而行。

使士自畫。則天下復有誰人起而蹈之者。困勉錄弘言至大。毅言至剛。按弘是橫說。毅是直說。往。翼聖人生本空。有私意以間之。便狹。人生本毅。有物欲以累之。便弱。人必不以私意自蔽。然後能宏。必自勝其入欲之私。然後能毅。任猶擔子。道猶路。此重擔總在士肩。上挑越挑越重。越挑不下。這長路總在士腳下行。越行越遠。越住不得。故非弘毅不可。精言任重道遠。是一串事。而字連說。程自遠不毅之宏。非直宏。不宏。毅非直毅。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

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不統

而必欲

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與生俱生一息尚存便不可間

可謂遠矣

○

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重所謂任重而道遠者何。蓋仁以為己之任。則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俱於我乎承載。其任不亦重乎。且其在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是前無駐足之時。終無息肩之地。其道不亦遠乎。此士所以不達。此節解上任重道遠句。益見士之當弘毅也。重處在註全德之全字。可不弘而且毅也。**徐自慎**重字在己字。見蓋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其重。勸學錄初不知先我而為仁者幾何。有己在直可以前無古人。後我而為仁者又幾何。有己在直可以後無來者。又仁兼體用。統四端兼萬善。仁之體位天地育萬物。仁之用死而後已。是擔荷這仁絕無休歇處。**覺軒**仁之道全體不息。非大其心以容天下之善。必不能體全體之仁。非堅其力以貞百年之守。必不能體不息之仁。**匯泰**兩不亦乎。固是點醒重遠字面。却正繳足不可以不精神。

興於詩章

此見學古之益人也。古人小學時歌詩習禮舞象舞勺二齊去學由是而興而立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聖人為之一一指點出來。○三於字與志道章不同。彼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任翼聖**興詩是知之事。成樂則知之精立。禮是行之事成。樂則行之熟。操縵以安絃。搏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雖大學亦離三件不得。但其功則自小學基之耳。

子自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虛齋**謂邪正二字起下善惡字。其為言既易知。以上見而吟咏。

之間抑揚。復其感人又易入。

已上是詩之用。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已上解興。子曰：學者苟從得方之後，而還念所學，其次第有不可

于詩正位。証者如見善即好，見惡即惡，是興也，而非詩何以得此。

解 註先疊下兩易字，正見詩禮樂用功則同，而收效獨先之故。○生請興後請詩，方合口氣。
倒說便是詩可興了，下做此。○金正希三於有不可証之理，不可躐之等。

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二句言禮之體。○恭主容，敬主心，辭解使

長短之制數。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二句是禮之用。陳新安曰：入肌膚本有

故學者

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此方解立禮為善去惡之

有以持守，如為善必誠，去惡必。蒙引立者有定見，有之力，善必為，惡必去，自家扶豎得起

勇是立也，而非禮何以得此。題鏡文有云：恭敬以直內，則神明安其則而欲無自生。此

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此是樂之體。○約言歌是一事，舞

二律為之節。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

此樂之用。○邪穢謂私欲之

律音考詳孟子

純熟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此方解成

于樂。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正位。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令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既能立而矜持未化。必至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乃為成。題續樂兼聲易今之成材也。難也。成於何得。又得之於樂。甚矣詩禮樂之不可不學也。容文有云。聲音之高下。可通性命之微。而剛柔無過。無蹈之疾。徐可平血氣之用。而喜怒無偏。非只一個樂便會成。益平日積學工夫。將至有得。得樂便融化了。然成固是得力於樂。却又無所用力。益從容自化之候也。成文與詩相協。而向之興起者。漸漬焉而幾乎純粹。與禮並用而向之強立者。神明焉而進于從容。○管規以古人之性情。引發我之性情。則為興。有規矩繩墨。靠着硯本子做。故曰立。然立時尚是依樣葫蘆。潔淨精微。漸臻於化。此成也。必從容以俟之。和平以養之。故直柔寬栗。陶淑到恰好處。非樂不為功。此虞廷教胥屬之典。樂而成周大司樂亦以四術教國子也。吳氏古詩樂相表裡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猶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